



# 关门

骆驼

下岗的胖姐和李二妹在下街上合伙开了间姐妹羊肉粉馆，两人齐心协力起早摸黑地干，重庆独有的麻辣味加上羊肉鲜味，吃起来真是别具一格，开张不几天便食客如云，大伙争先恐后前来品尝。

突有一天，粉馆一分为二，胖姐经营老馆，李二妹则另辟蹊径在上街开了家新馆，由此两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。老馆位置虽不理想，但凭着历史悠久，生意照旧兴旺。新馆占位居中的优势也招徕了不少食客。

一天，我又光顾了老馆，胖姐边烫粉边和我闲扯，“老师，好久没见你来了，是不是在上面新馆吃啊？”

“是啊，上边方便！”

“味道如何？”

“当然不如老馆喽！”我知道老板喜欢听恭维话。

“其实呀，做法都一样，只是上边用的羊肉，所以……”胖姐表情神秘兮兮，故意提高嗓门说，“前不久，医院的张医生又回到下面来吃了……”

“也许他觉得上边不方便吧！”

“不是，听张医生说……他说上边有肝炎。而且千真万确！”胖姐描绘得眉飞色舞活灵活现的，让我多少对上街的新馆有了戒备心。

日前，同事相邀，盛情难却，我又只好怀着侥幸的心理去了新馆。李二妹热情地自我介绍说，“这馆刚开业，是从下边馆分出来的。”“哦！是位置比下边好？”同事问了一句。

“这只是一方面，主要是怕在下边坏了名声……”

“下边老馆搞得不卫生，羊杂里有时还有没洗干净的羊屎，黑黑的就像炸糊了的花生米，啧啧……而且呀，前不久，卫生防疫站还去取了样，结果马上就出来……”

听了李二妹的话我越来越恶心，肠胃发呕，差点现场直播。

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光顾羊肉粉馆了，因为上边有肝炎，下边有羊屎。也许是两位老板大力宣传的缘故吧，两家羊肉粉馆渐渐地很少有人光顾，最后都终于关门了。

## 骆驼

本名冉烨。《华商报》副刊、《重庆青年报》杂评专栏作家。



# 热心

于海游

这天儿子放学，在楼下看到我和邻居们闲聊，就大声地说：“爸，我们新来的班主任让您明天到学校去一趟。”我把他拉到一边，小声说：“是不是又闯祸啦？”儿子不高兴地说：“没有。老师让您去一下，我也不清楚什么事。”

儿子是个捣蛋鬼，以前惹了祸我常常被老师找去。这次难道真的不是因为孩子又犯啥事啦？第二天下午请了假，忐忑不安地来到学校。

到了学校才知道什么事。原来找我是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同学，他从外地学校调过来担任了孩子的班主任，从孩子的花名册上知道了我就在这个地区住，便让孩子通知我来学校见个面。

我直埋怨他说：“怎么不打电话啊？花名册里不是有电话么？弄得我紧张兮兮的，还以为孩子又犯错误了呢！”老同学嘻嘻哈哈地笑着说：“孩子自从我来了表现还不错。我没打电话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啊哈！走！去喝一杯！”

事情就这么简单。傍晚，我喝完酒刚进小区，没想到，一向乐于助人的街坊邻居就帮我解困来了。

首先是对门张姐在小区门口拦住我，特别关心地问我：“老师找你嘛事？是不是孩子这次考试没考好？成绩糟糕透了吧？排倒数第几呀？”一听张姐说孩子这个，我立马就急了，刚想解释，张姐那张快嘴截住我，“你也别急！孩子学习不好着急也不管用！谁叫咱没生养一个神童呢！老师批咱一通咱就听着吧！孩子放学回家也不要发脾气哟！”

深深呼吸了三次，我沉住气。我不愿伤了和气，也不愿解释，连连点头，赶快离开。

刚甩开了张姐，二楼的张大爷拿着蒲扇走过来，热情地劝我说：“来，快给你扇扇，降降火气！对孩子呀就应该严管！老师把你找去，是不是孩子又把谁家宝贝打啦？我早就看出来，那孩子跟你的狗脾气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和你小时候一样嘎！三岁看老，那孩子再不管，将来不定捅多大篓子呢！”我实在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扭头就走，张大爷还在嘱咐呢：“要打就打屁股啊！打脑袋可别再打傻啦！那样那孩子更要不得啦！”

没走几步，李大妈见我气冲冲地走来，拉住我，说：“瞧这孩子咋急成这样了？大妈问你，是不是你家孩子在学校里又偷啥东西才让老师把你传去啦？千万别着急，拿啥了，问清楚了，还给人家，再道个歉不就得了吗？孩子还小，不懂事，急不得。他三岁那年，偷走了我的老花镜，后来我找了好半天，才在你家狗鼻子上找到。哈，那孩子就是淘气。急也没用，长大了就好啦！”

大妈的一番话让我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。越解释越麻烦，还是逃吧！刚到楼梯口，隔壁的大李正从楼里出来，见我说道：“哟呵！咋从学校回来眼泪汪汪的呢！我告诉你，我家那孩子昨天逃学上网吧打游戏，我也被老师找了去，太气人啊！你说，我那混球！你打游戏没钱，咋还合伙到那个同学家糊弄奶奶的钱呢！真丢人！没钱你和我要呀！瞧你气得眼泪巴叽的，你家孩子打游戏也拿家里钱了吧？”

进了家，我把门“哐”地一下关严，正在看书的孩子吓了一跳，惊讶地问我：“爸，你怎么啦？”

我说：“气死我啦！都是因为你！”

刚要对儿子发脾气，老同学的电话来了，“老同学，到家了吧！今天见到你真的好高兴哈！你也高兴吧？”

## 于海游

天津蓟州区撰稿人。

# 靴子

哲嫡

门铃响了，林芝走过去打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位中年妇女。

“你好，我是你请来的钟点工。”

“哦，你好，进来吧！”

“这是我的身份证，你登记一下吧！”

“不用了，彼此互相信任就可以了。”

钟点工姓王，林芝便叫她王姨。

王姨做了几次后，林芝觉得王姨和蔼可亲，厚道本分，便拿出一把钥匙交给她说：“王姨，以后我不在家，你随时可以来。”

这天，林芝把刚买不久的真皮靴子放在阳台上透气，王姨给阳台抹着灰尘，说：“这靴子真漂亮，一定很贵吧！”

“两千多元买的。”

“我女儿没穿过这么贵的鞋。”

“你女儿多大了？”

“跟你一样大，个头身材都差不多。”

聊了几句，林芝便上班去了。

下班回来，林芝到阳台拿靴子，靴子不见了，她到房间找了找，也没找到。

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林芝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极不好受。

“我钥匙丢了，把你手上的钥匙给我送来吧！”

善良的林芝没有质问王姨。

林芝收回钥匙后对王姨说：“最近我要出去旅行，你不用来了。”

“好的，你回来后给我打电话。”王姨应着答着。

过了一个月，林芝因调动工作要离开这所公寓，她到那个小房间里拿行李箱，却在那个柜子里发现了那双真皮靴子。她愣住了。

“王姨到我家来一趟吧！”

王姨赶到看到林芝正收拾着行李，疑惑地问：“你刚回来又要走么？”

“我要调走了，王姨，这双靴子送给你女儿吧！”

“不不！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不能收。”

“王姨，收下吧！这靴子有些过时了，我想买双新的。”

## 哲嫡

不是作家也算不上写手，虽“微”不足道，但“微”我快乐，又何乐而不“微”呢。

# 微小说两则

陈世渝

## 人言

王妻肚痛，突然死去。消息传开，有人惋惜，有人猜疑。

“这么年轻，肚子痛就死了，听说是被她男人毒死的，太狠心了！”“听说她老公有外遇，可能是为情自杀的。”……一时间，群议纷纷，莫衷一是。

不知哪个好心人把那些捕风捉影的罪名告到了公安局，公安局当即派了法医来验尸。结果是阑尾穿孔，化脓感染致死。

于是，那些吃饱了没事干，茶余饭后总爱东家长、西家短的长舌妇们，此时又凑在一块议论道：“我说嘛，平时她丈夫对她那么好，怎么会干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呢？”

## 看病

一天，我到厂医务室看病。医生问：“哪不好？”

我捂着肚子：“肚子痛。”他道：“要什么药？”我说：“治肚痛的。”他瞪着我，不耐烦道：“要藿香水还是止痛片？”

此时，我肚子痛得更厉害了，而且头也痛了起来……

## 陈世渝

重庆渝中区撰稿人。

